

巨人语丝

总策划：高瑞泉

忏悔人生

JURENYUSI



CHANHUI
RENSHENG

克尔凯戈尔
如是说

夏中义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忏悔人生 ——克尔凯戈尔如是说

总体策划：高瑞泉

夏中义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一篇 我是要被献祭的

—— 克尔凯戈尔自白

我是要被献祭的

在每一代人中，总有一些人命定要为其余的人做祭品。……

我相信自己是要被献祭的，因为我理解我的痛苦和苦恼使我得以创造性地钻研有益于人的真理。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37 页

以人性的意义而言，没有一个人可以模仿我……我是一个历危机而成为的人，甚至可以说，我是一只供研究存在之用的试验用兔。

《勾引家日记》第 4 页

魔术师维吉尔将自己剁成块，扔进锅里煮上一星期，他恢复青春。他雇了人守在一边，谁也甭想偷看到锅内。但这守锅人实在是挡不住诱惑了；太早了；维吉尔像婴儿似地啼哭一声，不见了。我，也是的，无疑已偷看了锅内，这是生活及其历史演变的锅，我最多大概也只有变作婴儿的下场啦。

我的理智活动完全使我感到满意,它将使我心情愉快地接受任何事物,只要我得以继续致力于此一理智活动。所以我也可以预见我的生活大致如此:我把舒适愉快的福音告知别人,自己则陷于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只有一件事情是个例外,即我可以持续不断地从事我心灵和灵魂的工作。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132 页

那令人哀伤不已的畸态以及伴随而来的痛苦(它无疑会使其余人大多自杀的,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品味那种绝对悲惨的折磨),正是我所以为的肉中的刺^①,被视作我的局限性,我的十字架;而且我相信,这正是天国里的上帝要求我付出的甚高的代价,以换取在我同时代人中间寻求均衡的心灵和灵魂的力量。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51—52 页

我从来不敢设想,如果我内心断定,为了得到一个女孩子敢于做任何事情,而她竟然拒绝我;我从不设想,只要我内心断定我敢于着手去做那些最令人称奇的事情,而我

^① 保罗有此一说,当时他谈到自己得到甚大的启示,但是为了防止他过于自高,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克尔凯戈尔则将此语解释成是提醒保罗不要忘掉他皈依前的生活,他从前的生活。

竟然不能真正做到。后者是我的软弱所在；前者则表明我几乎有一种超自然的感受力。大多数人的情形则相反：他们害怕的是来自外部的阻力；不知道内心的阻力的可怕折磨。而我并不害怕外在的阻力，只是有一种内在的阻力，上帝让我感受到令我痛楚的刺——那便是我的天罚。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53 页

我从未贸然说世界是恶。我只晓得：基督教告诫我们世界是恶。但我还是不敢那么讲；我自己远非纯洁到能说这话的地步。我只讲过，世界是平庸的，这正是我自己的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样子。然而，那自己是懦夫却又站在讲坛上大声怒喝世界邪恶的牧师真是太多了。我倒是想知道，他们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又是什么一个样子呢？我还不致于那么强硬。我只是从小事入手。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117 页

我的生活是没完没了的黑夜；当我总算可以去死了，我会像阿喀琉斯那么说的：

“这下你完事了，你，
再用不着做我生活的更夫了。”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95 页

如果那些极其丰富的思想不得不遭到压制而蛰伏于我的灵魂深处，就会令我烦恼苦闷，我也将成为彻底的一无所用的人。为什么它们会遭到压制呢？因为我有一种自寻烦

恼的想法，如果我正确地理解自己的话，那就是我要通过强迫自己成为某种我最终完全不能适合的东西，以赎前愆。不，绝对不行！我猜想，上帝也并非不想通过外在的事物做为自己的证明的。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47 页

我不知道基督教是否真实无妄，但我将认为它是真的，并以此来安排我的生活，以它为我的生活支柱——如果它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也不后悔我的选择，因为它是我所唯一关心的事情，那么，这将对基督教莫大的帮助。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125 页

我的父亲死了——我又有了另一位父亲取而代之，那就是在天之父——于是我发现，我的前一位父亲从根本上说，不过是我的继父，而未必是我的生父。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26 页

我可以忍受一切，哪怕它是比吓人的骷髅更为可怕的恶魔，哪怕疯狂将其鬼样的面具放在我的眼前，而我也从那面具看出它实际上应该由我带上。只要我关心我能否坚持对上帝的爱更甚于我关心我能否获得世俗的幸福，我就仍然能够拯救我的灵魂。

《恐惧与颤栗》第 25 页

世人看得甚重，在我则毫无意义

我死以后，谁也不会在我的论文里找到有关那基本上贯穿我一生的究竟是什么的启示；也找不到那属于我最深层存在的作品，这些作品解释了那使得在世人乃为屑小之事、在我则成了异常重大的事件，或者相反，它解释了在世人看得甚重、在我则毫无意义的究竟是什么——当我解释这一切的秘密注解毁灭殆尽的时候。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扉页

这样一个思想突然闪进我的脑中：“你必须做点什么！既然你有限的能力无法使事物变得更为容易，你必须以相同的人道主义热忱，努力着将事情弄得困难一些……我把在每一处地方制造困难看作自己的任务。”

《勾引家日记》第4页

我的生活观是彻头彻尾无意义的。我想这是因为某个万恶的幽灵在我鼻子上架了一副这样的眼镜：一片镜片高倍地放大，另一片却高倍地缩小。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283页

我并非是自己的生活的主宰，我无非是许多根纺线中的一根而已，好歹还是要被织进生活的！管它呢，我织不了布，可掐线至少是会的吧。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91 页

我,我相信,具有怀疑一切的勇气;我,我相信,具有与一切搏斗的勇气;但我没有去知道一切的勇气;没有去占领与拥有一切的权利。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73 页

我活得像一头伦尼伯格猪。我的思考就是激情。我能给别人拱出麦草来,虽然我自己是尝不着的。我用鼻子将问题拱了出来,但无法拿它们怎么样,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它们由头顶心往背后扔。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96 页

我生活中的收成简直就不算什么,一些情绪,一些各个不同的色彩罢了。我的收成颇似画家表现以色列人穿过红海的作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将整堵墙抹成红色,表示以色列人已穿过红海,埃及人都淹死在里面了。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86 页

我体会到棋手听到对手这样跟他说时大概会有的心情了:这一步棋下了可不能再悔的哟。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78 页

我下定决心要对我所做的一切进行反思,而不在我时最重要的问题也只能说上一声“别放在心上”的情况下,硬

去想象我自己正反思着生活。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37 页

我们都被教导说儿子爱父亲是只会对儿子有好处的。这个我懂，我甚至都没去多想其中的矛盾，我觉得自己就是很幸福地被孝心这一美丽纽带牵系着的。我确信，一个人要是向另一个人欠了一条生命，这笔债是最重不过了，我相信这笔债是既不能用帐单来偿付，也不能由帐单来测算的了。……这不坏，我也很乐意做别一个人的最大的欠债鬼，但反过来讲，在我下决心让另一个人也来欠我的债之前，我先得把这事的底细弄清楚，因为在我的脑子里，欠别人的债，与把别人弄得欠了我的债，使他永永远远无法还清这笔债之间，是没什么区别的。所以说，孝心禁止儿子去考虑的事，爱却会叮嘱父亲去加以考虑的。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44 页

我的奢望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蜕变成世俗的工具。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73 页

我必须时刻警醒，不使我的努力为追求自我的享乐所玷污，追求崇高的思想和真理，而不从中求得世俗的暂时利益。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52 页

在生活中谋求一个固定的职业，得到某个对个人几乎没有什么要求的官方的任命，自然是比较可靠的，但是的确还有更可靠的工作。只是它要具备信念；在每一个紧要关头，每一个瞬间都需要有信念。这就是区别所在。大多数人向往安逸的生活而不顾其他，正因如此，他们对于上帝知之甚少。他们拥有固定的生活，从来不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他们和妻子同处，安享天伦——对于这种幸福，我是从不加以贬低的——但我相信我的天职与此无缘。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48 页

通过弃绝，我放弃了一切。我做这一切都靠我自己；如果我不去做，那是因为我怯懦、软弱，没有热情，那是我没有感到将高度的尊严赋予每一个人的意义，没有感到使高度的尊严成为人自身的检察官的意义，尽管它已被抬高到远非整个罗马共和国的总检察长能比的地步。

《恐惧与颤栗》第 24 页

我的工作达到了我能力的极限，愈来愈紧张，而孤独地致力于以最清楚、最优美、最确切的方式表达我的思想，丝毫不顾及其他事情。这正是我为什么被视同疯子，遭人怠慢的原因（因为我对他物漠不关心）。要是我也像当今真正的伟人那样，十分之一的精力化在理智的追求上，十分之九的精力化在追名逐利、斤斤计较我微不足道的工作能否得到金钱和荣誉的充分报酬上，那么，我也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受人尊敬、高山仰止的人物!!!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115 页

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不断地努力寻找我自己并依靠我自己。

《恐惧与颤栗》第 12 页

我决心只读死囚犯写的书

在我们时代，著书立说已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更不必说亲身经历了。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犯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62—63 页

我恨那些伪学者们——我在晚会上有几次不是故意端坐在某个靠嚼家庭琐事为生的老处女身边，怀着最大的兴致听她唠叨呢？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3 页

人人都报复这个世界。我的报复则是把内心深处积郁的痛苦和烦恼带给世人。我的笑声里便包含这一切。如果我看到有人陷于痛苦之中，我会向他表示同情，尽力劝慰他，静静地听他分诉，使他相信我是一个幸运者。倘若我直到死去的那天能够一直如此，就算已经报复了这个世界。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6—7 页

包藏在我全部根本性存在之内的诡计，不仅是我闭口不谈永远为之忙碌不已的东西，对我最终化费最大努力的作品保持沉默，而且主要的是我对他人唯唯喏喏，满心要谈其他每一样东西，讲讲笑话、打打闹闹，就像一个闲来无事而拥有世界上所有时间的人一样。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122 页

大一点了，我睁开眼，看见了现实，我看得大笑起来，从那以后我的笑怎么也停不下来了。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是去讨一份生活，生活的目标是获取厚爵高位；爱情最美满的向往是娶一个女继承人；友谊的好处在于手头拮据时有人替你付帐；智慧就是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对的东西；热情表现在演说里；勇气就是敢担十块钱的风险；善良在于能在晚餐桌上说“别客气”；虔诚在于一年去一趟教会。我看到了这些了，于是我大笑不止。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93 页

一件神奇的事发生到了我头上。我被捉到了第七重天堂。所有的神全围坐在那儿。我得到了特许的恩典，可以自己许个愿。“你是想要青春，美貌，权力，长寿，世上最美的姑娘，还是我们百宝箱内的别的荣华？”神之使者问我，“你挑吧，但只允许挑一样。”我那一刻里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然后我就向神们宣布：“最最尊贵的同代人们，我只想挑一样，我想什么时候笑就能笑。”众神没一个开口来回

答我；他们反而全都笑了。这样，我就当我的愿望已被许可；我还发现，神很懂得如何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要是他们真的板着脸，严肃地回答了我，那就不大对劲了：“唔，你的愿望已被恩准。”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317—318 页

忧郁是我的城堡

我说起我的忧郁来，正如英国人说到他的房子：忧郁是我的城堡。就有很多人，他们拿忧郁作应付生活的权宜之计。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78 页

忧郁如我，无可解救的忧郁如我，在灵魂的深处忍受难以言容的痛苦，绝望地与世界以及一切属于世界之物断绝关系，自最幼之年即被严格地教养，以一种预感，以为凡是真理都要忍受痛苦，要被嘲弄，要被贬抑；每日我花费确定的时间祈祷并作虔敬的默想，我是自己的忏悔者。

《勾引家日记》第 3 页

真是怪了，我当时看见一个穿着褴褛的黄绿外套的可怜的人儿在街上踟蹰时有多么伤心啊。我替他难过，最令我唏嘘的是那件外套，它让我想起了我在绘画这门高尚艺术里的最初的涂鸦。这颜色恰好是我那时偏好的主色调里的一种，使我现在想起来还兴奋不已的那些色调，在生活中

是再也寻不着了，这不是很伤心的事么？世上的人都以为这色调太粗伦，太诡异，只适于用在纽伦堡的画上。要是万一又遇见了这些色调呢，这遇见中一定会生出些郁悒来的，比方说在眼前这情形中。这色调总会落在某个懦夫或正遭遇不幸的人头上，一句话：落在那些把这世界当作异物，而这世界也将他们当成了异物的人头上。以及我，我这个总爱用这一永远无法忘怀的黄绿色来画我主人公外套的人头上的！童年时代才有的那些生活色调不也是这样的么？生活曾经展露的色彩渐渐地变得这般强烈，这般刺目，我们昏花的双眼都不堪相识了。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80 页

一个老者自己得了极度的忧郁症（我将不予记载），他老年得子，儿子遗传了他全部的忧郁症，但同时拥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心灵，使他能够将它封闭起来；而且因为他的精神在本质上是特别的健全，所以他的忧郁并不能战胜他，但是他又无法控制它；至少，他的精神使他有能力忍受它。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 50—51 页

我只有一位朋友，回声；回声为什么成了我朋友呢？因为我爱着我的忧愁，回声从不从我这儿夺走它。我只有一位密友：夜一样的沉默；它为什么是我的密友呢，因为它沉默。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第 293 页

我同周围的许多熟人大都维持着极其表面的关系；除他们以外，我还有可以引为知己的——我的忧郁——在我的欢乐里、在我的作品里，她对我示意，唤我去她那儿，我迎她而去，即使我的肉体纹丝未动；她是我认识的最忠实的女子；我必需时刻准备着与她同行，这真是一桩奇妙的事情。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9—10页

多年以来，我的忧郁症造成的后果，是阻止我不得对自己说出“你”字，不得对自己用上情感最为深沉的亲切的称呼。在我的忧郁症和我亲切的称呼“你”之间，横亘着的是整个幻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为自己的笔名殚精竭力^①。一个人如果没有幸福的家园，他会久久远离家园，苦度时光，情愿不要它，我也是如此，我的忧郁令我远离自我，在幻想的世界里游荡，发现、寻求诗一般的体验。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第44页

我愈来愈认识到我天生是一个不能成就自己理想的人，换言之，依常人之见，我将渐渐远离我的理想。一般而

① 索伦·克尔凯戈尔的大多数著作均以笔名发表，但是他经常强调他以笔名发表的观点断不可归于他本人。“在以笔名发表的作品里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的。”（《选集》，第7卷，第545页）尽管如此，在笔名和索伦·克尔凯戈尔的自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代表着他点点滴滴的性格特征，表明了他的忧郁历年来一直攫住他的心灵，并且有可能从富有创造性的写作当中获得升华。